

磬

辞源中引述说：‘磬：乐器也；以玉或石为之，其形如矩。’一磬又叫做‘鍤（金圭也）’。

据说‘磬’起源于我国古代，在虞舜时期，它便成为很重要的乐器了。当时的‘磬’，是用玉料或石料琢磨而成的。那些石料，出产于我国泗水（在今山东省境）两岸的深山之中；它的颜色类似漆树，夹杂少许细白的纹理，看上去好像是玉类一般。也有用太湖石去磨制的，不过，这种品质不如泗水的石料坚实而精致。

根据文献通考考证：到了南齐时代才有铁造的‘磬’，又到了陈代才有铜造的‘磬’。

初期使用玉料和石料所造的‘磬’，是把石块磨成石片，形状如‘矩’，中间折曲，两端低垂。有如日本字母的‘へ’字，也很像我国‘注音符号’的‘ㄟ’字一般。一造‘磬’的方法，在考工记（考工记：书名，一卷；言百工之事。即周礼之第六篇，亦名冬官考工记）一书中曾有叙述。

‘磬’的种类很多，有‘玉磬、铁磬、铜磬、编磬、笙磬、颂磬、歌磬、特磬’等许多类型。每一种磬，大致都是用一枚到十六枚的石片或铁片组合而成的。它是由于利用石片或铁片的长短厚薄的差异，而发出不同的音律。

例如‘编磬’的制作方法：它是用十六枚石片（石磬），按照十二种音律的次序，横列成上下两排而组成的。还有一种叫做‘方响’的乐器，它是‘磬’的一种代用品；它是用十六枚长方形的铁板排列而成。

上面所说的‘磬’，都是悬挂在‘簨口（钟磬架子）’上敲击的乐器。在朝鲜半岛，到今天还有‘编磬、特磬’的‘方响’被流传使用著。日本奈良兴福寺，不久之前还有一只‘华原磬’被保存著，据说是一件非常名贵的古物。考其形状，是属于‘钲鼓’的一类。

佛教的‘僧磬’，和上面所介绍的‘乐器磬’大不相同。佛教的‘磬’是‘钵’形的。据禅林象器笈‘呗器门’（日僧无著道忠编著）说：‘僧磬与乐器磬，其形全别。乐器磬：板样曲折；考工记所谓倨勾，一矩有半者。僧磬：如钵形；祇园图经云：可受五升。可知天竺磬亦如钵器矣。又石湖梅谱，以梅花半含比僧磬，支那（中国）僧磬之制可知焉。’

佛教的‘磬’，大致有‘圆磬’（即‘大磬’）、‘匾磬’、‘小手磬’（即‘引磬’）等三数种。‘圆磬’有如钵状，多用铜铁等金属所造。大者径约二、三尺，高不足二、三尺。小者径约半尺，高不足半尺。‘匾磬’是石造的，象器笈说：‘小磬如桃大，底有窍，贯绪，连缚小竹枝为柄，以小铁桴（槌）击之，名为引磬。盖因导引众故名。’现今之引磬，已改用木柄，贯以铜线。

‘磬’是‘鞀槌’中的主脑，在寺僧集体行动时，由‘维那’或‘悦众’用它指挥大众进退起止，号令赞诵。

在大寺院、大丛林里，‘维那’管用‘大磬’，‘悦众’持用‘引磬’。上殿时：‘悦众’一人或数人，站在‘维那’（一人）身后，‘悦众’等于是‘维那’的部属。‘维那’起腔，‘悦众’接腔；‘维那’转腔，‘悦众’跟腔。他们必须声声响朗、字正腔圆，以防大

众高低失准，参差不齐。

‘大磬’的敲用，多半是在‘起腔、收腔、合掌、放掌’、以及‘佛号’等处。

‘引磬’的敲用，多半是在‘问讯、转身、礼拜’、以及其他‘动作’的场合一如晚课‘蒙山施食’时，‘行者’的动作等。

‘大磬’大抵用于指挥‘腔调’，‘引磬’则用于指挥‘行动’，‘大磬’并有振作心神的作用。‘引磬’在不敲‘铛、钹、铃鼓’时，在必要时配合木鱼作为敲打‘板眼’之用。

小寺院小道场人数少，‘维那’、‘悦众’两者往往都由一人兼任。于是‘大磬’和‘引磬’就得由一个人同时并用了。

‘大磬’和‘小磬’，除了要在‘日常课诵’、或者是各种‘法会、庆典、消灾、度亡……’等场合需要敲击外，还有许多仪节需要敲击它们—据佛教仪式须知（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编著）说：‘“圆磬”念诵所鸣，维那主之。凡住持或尊宿、仕官、施（施主）护（护法）等礼佛，皆鸣三下。“扁磬”石为之，形似“云板”，悬“方丈”廊外；有客见住持，知客鸣三下。又“小手磬”，礼佛诵经皆鸣之，为起止之节。’

另据法器章说：‘磬：大殿早暮、住持知事、行香时，大众看诵经咒时，直（值）殿者鸣之。唱衣时，维那鸣之。行者披剃时，作梵阁梨鸣之。’

‘磬’是一种神圣的器物，祇园图经中说：‘佛衣服院，阿难所止，常护佛衣。有一铜磬，可受五升。磬子四边，悉以黄金缕作过去佛弟子。又鼻上，以紫磨金为九龙形；背上立天人像。执玉槌，用击磬，声闻三千世界。音中亦说诸佛教诫弟子法。磬是梵王造之，及佛灭度，娑竭罗龙王收入海宫。’